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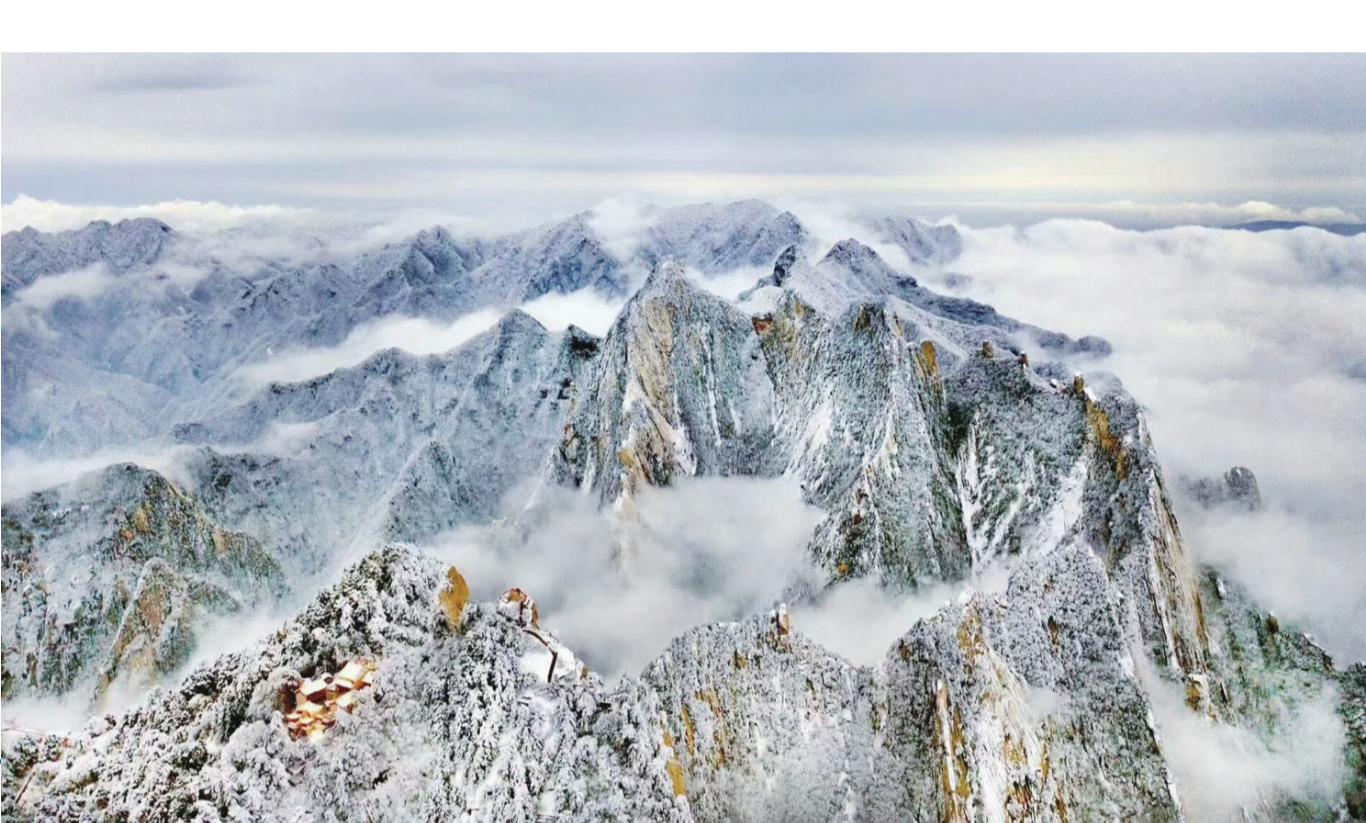


烟火里的泼辣劲儿

■ 张霖 陈申

清晨的薄雾还没褪尽,楼栋间已响起轻快又急促的脚步声。湘乡调查队的周荣挎着鼓囊囊的调查包,身影风风火火穿梭在楼宇间。包里头的劳动力调查证、电子采集设备、政策宣传册等资料被她码得整整齐齐,那股子泼辣干练的劲儿,隔着老远都能感受到。

“李阿姨,您在家吗?”手掌在铁门上敲了三下,声音清亮脆生。没等里头回应,周荣已经掏出《致调查对象的一封信》攥在手里。门一开,李阿姨刚扬起笑脸,她就顺势侧身进屋,语速快而亲切:“李阿姨您好,我是社区调查员小周,昨天跟您预约了今儿来开展劳动力调查呐!”十几年邻里情,她和社区居民早已熟悉——从调解纠纷到政策咨询,



尹妙妙 摄

我的青海岁月

■ 周洁

父亲总说,他初到青海西宁时,夹着城市的南、北山都是黄土山,一幅高原荒凉的模样,夜里的街巷静得能听见风掠过树梢的声响。他从江南而来,在这高原上一守便是半生。

我生在西宁,长在西宁,是土生土长的“青二代”。幼时对这座城的认知,全藏在烟火寻常里——是清晨摊贩叫卖的甜醅,是湟水河的清冽与岸边草木的气息,是人民公园里的鸭子游船。那时总不解,江南的温润明净更养人,父辈为何要把最珍贵的青春安在这座高原小城?直到后来看着街巷一天天换了模样,才渐渐懂了:有些牵挂,是越相越深沉。

上学时,最盼着夏日的周末。父亲

会骑着自行车带我去南山公园。登顶远眺,整座西宁城被湛蓝的天空拥着,湟水河像一条碧绿的丝带穿城而过,岸边的杨柳随风轻摆,远处的楼房错落有致,阳光洒在屋顶,泛着温柔的光。有人问我这是哪里人,我总带着骄傲扬声说:“青海人!”哪怕有外地同学说“青岛好”,我也认真纠正:“是西宁,是青海的西宁。”

毕业后,我没有像身边有些朋友那样去外地闯荡,而是选择回到青海,成了一名基层工作者,把脚步扎进了农村、田野里。在结对帮扶慰问独居老人李奶奶时,老人拉着我的手说:“你跟我孙女一样大,看到你,我就像是看到了我的孙女。”那句朴实的话,让我忽然读懂了父亲当年的坚守,也读懂了这份工作的意义——它从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,而是藏在烟火里的陪伴与责任。

这些年,我亲眼见证着西宁一点点蜕变,也在这份蜕变里慢慢成长。曾经狭窄的街道变成了商铺林立、车水马龙的繁华路段;曾经两岸荒芜的湟水河,如今建成了风光旖旎的滨河绿道,清晨有老人打太极,傍晚有游人散步,成了西宁人休闲的好去处;曾经只能靠书信联络远方,如今5G网络覆盖街巷,视频通话里就能看见亲人的模样。而我自己,也从最初跟着前辈跑腿的新手,成长为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。看着城市老巷焕发新生,终于懂了父亲口中的“归属感”——它从不是与生俱来的标签,而是在烟火相伴中挣来的,是与这座城同呼吸、共成长的深深牵绊。

弟弟妹妹成年后去了外地打拼,每年夏天总要回西宁小住。每次回来都要拉着我逛遍街巷,感慨不已:“还是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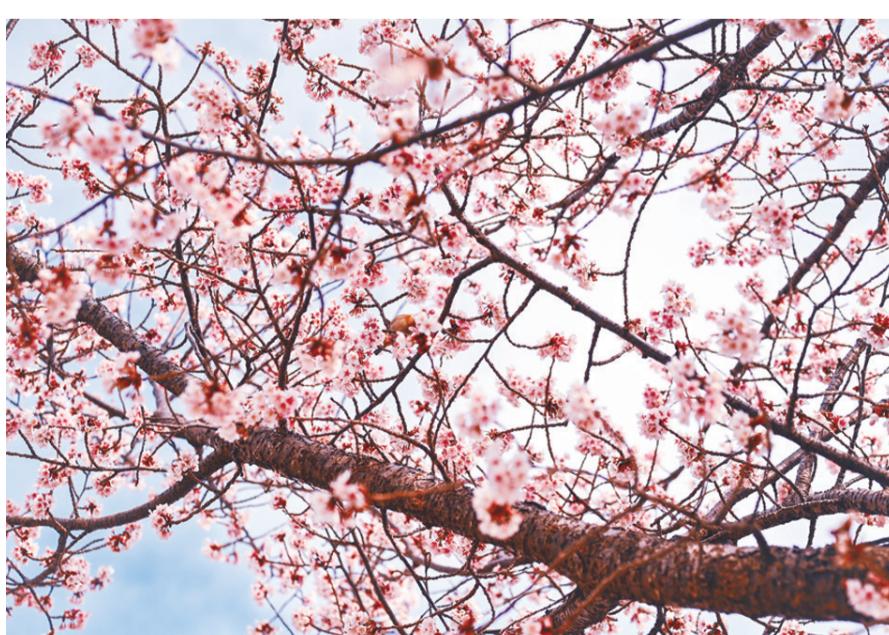
宁舒服,空气好、人亲切,早知道当初就不离开了。”是啊,西宁的变化藏在每一处细节里:道路越来越宽,楼房越来越高,设施越来越全,但不变的,是高原人豪爽热情的性子,是刻在我们“青二代”骨子里的踏实与坚守。走在街道老巷,依旧能听见亲切的乡音,闻到街角餐馆飘来的牛肉面香。那些刻在记忆里的烟火气,从未因时光流转而消散,反而愈发浓郁。

这座被湟水滋养的高原小城,早已不是父辈的落脚地,而是我们生于斯、长于斯、深爱于斯的家。往后的日子,仍愿守着这片土地,看春柳拂过湟水,看夏花缀满南山,看秋叶染透街巷,看冬雪覆盖城郭,在岁月流转中,续写属于“青二代”与西宁的温柔而绵长的故事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西宁调查队)

晴樱若雪

李琦 摄



■ 李宏

“冬吃萝卜夏吃姜,不用医生开药方。”又到了吃萝卜的季节。年少时嗤之以鼻的大萝卜,如今却成了眼中的“香饽饽”。当然,要买到好吃的萝卜也不易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不久便遇到了距家不远的“长兴”萝卜。

长兴村及周边农田几年前为秦汉新城征用,村民已全部迁入新区楼房,但仍有部分农田未开发。于是,村民老李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土地,种上了蔬菜,大地恢复了往日的生机。因这些菜地以前一直被围墙挡着,无意中才发现,于是向正在地里忙活的老李问道:“乡党,有萝卜吗?”答曰:“有啊。”仔细一瞧,他的“蹦蹦车”上除了白菜、萝卜,还有电子秤、食品袋、二维码等一应俱全,原来他正打算给附近的酒店送菜后,再去市场销售。眼前的绿皮萝卜又粗又长,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萝卜了,重的足有五六斤;还有红、紫两色,味道更甜、价格更高一些的“心里美”萝卜。他主动切了一块青萝卜让我尝,脆生生、甜丝丝,真是好萝卜!于是,青、红、紫三色萝卜各买几个。末了,他还很大方地赠送一个,我沉沉地背回了家,及时送友邻分享。

新火试新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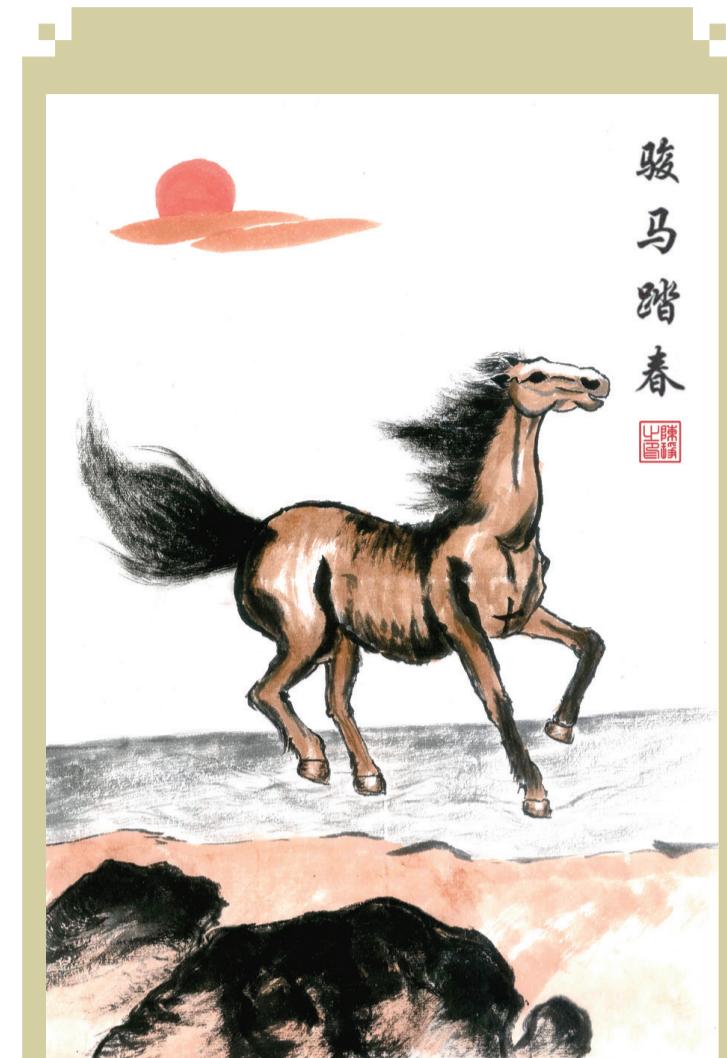
萝卜富含维C,大众美食,生吃、凉拌、腌制、炖肉、包饺子皆可,很快就能“消灭”干净了。看见盘里还剩最后一片紫萝卜,正欲食之,忽然发现萝卜切面呈现出一幅淡淡的山水画,天然去饰,栩栩如生。生活真是一位艺术家!它似乎在说:别小瞧我萝卜,我温柔可爱,可甜可咸,带给人美的享受,可满足物质、精神双重需求。

买萝卜时,听老李讲,长兴村为古秦咸阳城手工业作坊区,百米开外就是一处已完成考古发掘、即将回填耕种的秦遗址。这一切正应了张养浩“伤心秦汉经行处,宫阙万间都做了土”一句。土地回归初心,他也重操旧业,如鱼得水,比前几年进城务工的收益还好。此类情景在秦汉新城还是比较常见的。新城南依渭河,北临秦咸阳宫、西汉帝陵遗址,属限制性开发区,从而保留下大片的田野。居家高层打开窗子即可眺望小麦、玉米、瓜果、蔬菜等四季风光,视野开阔,十分养眼。

这几年,喜欢与农人打交道的我结识了一批像老李一样的农业种植高手,他们有农场法人,也有桃农、瓜农等农户。几天前,还电话问询大棚菜专业户老唐的小乳瓜是否成熟。他家的乳瓜味儿明显好于一般超市所购,也是自己常年送与亲朋

分享的好礼物,且物美价廉,大家赞赏有加。另与樱桃、葡萄、小黄杏、普罗旺斯、圣女果等专业户结成微信好友。每逢周末,常有西安市民带孩子来大棚体验果蔬采摘之乐。时间久了,感觉各生物间的自然之美彼此映射,都能找到共同点,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万物互联,妙趣横生。这些农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点,即一方面以此谋生,另一方面都怀有深深的农业情结,恋恋不舍的是对土地深沉的爱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后继无人,孩子们都已进城工作,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已是凤毛麟角。此刻的室外寒风凛冽,大棚里却温暖如春,绿意盎然,各类新鲜果蔬陆续上市,他们期待能卖个好价钱,好好过年!

“新火试新茶,诗酒趁年华。”对统计人而言,农普新火已燃,众人拾柴火焰高,期待全年三农数据如新茶沁人心脾、香飘城乡。一想到这么多熟悉的种植户都是四农普调查对象,很是欣慰——毕竟他们的辛苦劳作,在为社会提供丰富农产品的同时,也为统计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。统计人不负韶华,满怀对土地、对三农的敬畏,再一场十年耕耘,等的就是这一天吗!



骏马踏春

陈玲 绘

恒山脚下的小镇年

■ 岌楠楠

不知怎的,每当日历翻进腊月,我的家乡大同市浑源县的影子就会悄悄钻进思绪里,连带那股浓得化不开的年味儿,也跟着鲜活起来。不是刻意寻来的念想,是小镇的风、院角的炊烟、母亲灶台的热气,自然而然就勾出了心底最软的记忆。

腊月的序幕,是在母亲的灶台边拉开的。头一桩大事便是煎炸蒸煮。油锅滚烫,是年的第一阵欢腾。肥瘦相间的猪肉在母亲手里剁成细茸,顺着一个方向反复搅打,“嗒嗒”声里肉茸渐渐变得黏稠,那是年节最坚实的序曲。滚圆的丸子滑入热油,刺啦一声窜起金黄的花,满屋立刻弥漫起一种富足的焦香。这丸子是要吃到元宵的,是贯穿正月的主调。真正的硬菜,是那方“大烧肉”。五花肉历经烙、煮、炸、蒸,终席上琥珀色的佳肴,入口即化,是年节才肯慷慨展露的厚味。

每年过年的“耍故事”才叫精彩。锣鼓是号令,一响,人潮便活了。高跷上的“神仙”摇摇晃晃,旱船里的“姑娘”扭扭摆摆,那纸扎的船在“艄公”的桨下,竟真漾出了几分水波的灵动。孩童在人群里钻来钻去,笑声比鞭炮还脆。待到除夕,黄昏时分,家家门前用大块原煤垒起一座中空的“旺火”,形如宝塔。守岁时分一点燃,通红的光焰直冲霄汉,映得人脸发烫,留给人暖烘烘的盼头。年初一,天色未明,人们便穿戴整齐,按着年俗的指引,朝着“喜神”所在的方位出行,作揖祈福,谓之“迎喜神”。寒风凛冽,可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意,仿佛真将那象征吉祥的神祇迎进了自家的门楣。

家乡的年味,从来不是哪一处单一的风景。它是母亲油锅里窜起的那缕焦香,是父亲点燃旺火时那簇跃动的红光,是街头旱船划过的灵巧又生动的弧线,更是那一碗烩菜里百味交融、不分你我的混沌与踏实。

恒山之下,年味依旧是心里最实在的念想。没有花哨的模样,只带着烟火气的温厚,悄悄暖透岁月,在心底沉淀成挥之不去的温暖。

(作者单位:国家统计局大兴调查队)